

贈閱

莊子哲學

莊子哲學

■ 蔣錫昌著

文星集刊 9②

PDG

三 齊物論校釋

齊物論

錫昌按：秋水，「萬物一齊，孰短孰長？」寓言，「不言則齊，齊與言不齊，言與齊不齊也，故曰無言……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，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。」天下，「公而不當，易而無私，決然無主，趣物而不兩；不顧於慮，不謀於知；於物無擇，與之俱往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。」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。齊萬物以爲首。曰：「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；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；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。知萬物皆有所可，有所不可，故曰：『選則不偏。』」又云，「惠施多方……廢物之意。」又云，「惠施……徧爲萬物說。」又云，「惠施……散於萬物而不厭，卒以善辯爲名。惜乎！惠施之才，駘蕩而不得，逐萬物而不反。」本篇，「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，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，故爲是舉莛與楹，厲與西施，恢恠憭怪，道通爲一。」參稽上說，可知「齊」即齊一，「物」即萬物，「論」即言論或辯論或論說也。「物」即萬物者，謂萬事萬物之理，其所包內容，蓋約當於今世哲學、名學、物理學、政治學或人生哲學等各種問題之探討。如本篇所舉惠施「今日適越而昔至」、「方生方死」等問題，是即哲學上關於時間之理也。所舉公孫龍子「指之非指」、「馬之非馬」、「堅白」等問題，是即名學上關於其相之理也。所舉儒

家「仁義之端」是即政治學與人生哲學上關於行政與行爲之理也。又天下所舉惠施學說「至大無外，謂之大一；至小無內，謂之小一」等十事；所舉「天下之辯者」「卵有毛」等二十一事，則兼哲學名學與物理學之理言之。徐無鬼，「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，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，察士無淩詐之事則不樂，皆囿於物者也。」此「物」用以包括「思慮之變」，「談說之序」，「淩詐之事」，可證其所包甚廣也。「論」即言論或辯論或論說者，謂當時各家各派對於以上諸學所發各種不同之言論也。「齊」即齊一者，蓋莊子受田駢等「齊萬物以爲首」之影響，知「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；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」，而欲以「無言」齊一之也。莊子齊物論之作，其目的純在息天下各派是非之辯，蓋亦當時辯士好辯之反動也。

南郭子綦隱机而坐，仰天而噓，荅焉如喪其耦。

錫昌按：「南郭」人間世及徐無鬼作「南伯」，寓言作「東郭」。蓋名本假設，故隨興所寫，並無一定也。「隱」當爲「雪」，說文，「有所依也。」段注，「近「隱」行而「雪」廢矣。」「荅焉」不動貌，並與「輒然」，「惓然」文異，誼同。達生，「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。」釋文，「「輒然」不動貌。」田子方，「惓然似非人。」司馬云，「「惓然」不動貌。」以上詞例均同，可爲證也。釋文解此文，荅焉云，「解體貌。」蓋由郭注「荅焉解體」而來，誼與上下不協也。「耦」我也。下文「今者吾喪我」可證。「喪其我」蓋即「無己」，「忘」

「忘己」之誼，逍遙遊「至人無己」，大宗師「墮枝體黜聰明，離形去知，同於大通，此謂坐忘」，天地「忘乎物，忘乎天，其名為忘己」，忘己之人，是之謂入於天。蓋人於所謂我者，既可喪而忘之，則天下何物不可忘，此乃齊物論之簡捷方法也。

錫昌按：莊子開首便寫一個能齊物論之人，實爲本篇一大長文極妙之縮寫。吾人讀此數句後，試閉目一想，只覺此人靠几枯坐，靜心息慮，宛如老僧之入定。斯時也，彼我均忘，天人合一；蓋其精神凝寂之極，已入另一境界矣。田子方「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，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」，正指此種境界而言。此旨若悟，本篇大義，思過半矣。

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：「何居乎？」

錫昌按：徐無鬼「顏成子游」作「顏成子」，惟寓言仍同。蓋姓顏成，而名子遊也。經傳釋詞「其」問詞之助也。或作「期」，或作「居」，義並同也。……禮記檀弓曰：「何居？我未之前聞也。」鄭注曰：「居讀如姬姓之姬，齊魯之間語助也。」司馬云：「居」猶「故」也，「恐非」。

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

錫昌按：達生，「吾處身也，若厥株拘；吾執臂也，若槁木之枝。」郭注，「不動之至。」是如槁木者，言其形體不動之至；如死灰者，言其精神凝寂之極。此即上文「荅焉似喪其耦」一句之具體說明也。蓋惟形如槁木，心如死灰，故能荅焉似喪其耦也。

今之隱机者，非昔之隱机者也。」

錫昌按：今子綦之隱机也，內心入定，宛如木雞；昔衆人之隱机也，神魂顛倒，有若醉漢；子游覺今昔所見，氣象不同，故異而問之。

子綦曰：「偃，不亦善乎！而問之也。」

馬敘倫曰：「『而』讀爲『爾』，『汝』之『汝』，後文隨義別之。」

今者吾喪我，汝知之乎？女聞人籟，而未聞地籟；女聞地籟，而未聞天籟夫！」

錫昌按：『女』與『汝』同。說文，「籟，三孔翕也，大者謂之笙，其中謂之簫，小者謂之箛。」『簫，參差管樂。』是籟簫不同。郭注，「籟，簫也。」非是。此籟引申爲吹。下文，「夫言非吹也。」釋文引崔云，「吹猶籟也。」是其證。人

籟謂人所吹者，如樂孔所發之聲，下文所謂「人籟則比竹」是也。地籟謂地所吹者，謂衆竅所發之聲，下文所謂「地籟則衆竅」是也。天籟謂天然所吹者，其誼詳下。

子游曰：「敢問其方。」

錫昌按：秋水，「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。」釋文引司馬云，「方，道也。」此言敢問其道也。

子綦曰：「夫大塊噫氣，其名爲風。」

錫昌按：郭注，「大塊者，無物也。」司馬云，「大朴之貌。」蓋均指自然而言。大宗師，「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；」亦謂自然載我以形也。成疏，「大塊者，造物之名，亦自然之稱也。」是也。大宗師又云，「夫造物者，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。」又云，「陰陽於人，不翅於父母。」莊子或言造物，或言陰陽，亦皆自然之別名耳。說文，「噫，飽出息也。」此言自然嘯出之氣，其名爲風也。

是唯無作，作則萬竅怒呬。

奚侗曰：「『呬』借作『號』。」說文，「號，嘯也。」文選月賦注引正作「號」。御覽八引同。

錫昌按：此解地籟也。竅喻各派辯士之心竅。各派辯士心竅萬有不同，故其所發辯論亦萬有不同；正如衆竅萬有不同，故其所發風聲亦萬有不同也。

而獨不聞之蓼蓼乎。

奚侗曰：「釋文，「蓼」李本作「麗」，「當從之。說文，「麗，高風也。」廣雅釋詁，「麗麗，風也。」」

山林之畏佳；

劉師培曰：「顧野王玉篇山部引作「畏崔。」」

奚侗曰：「『林』當爲『陵』，『畏佳』猶言『崔嵬』，並與『隄隄』，『崔嵬』相同，言山阜之高大也。以疊字體物，本無定形。郭注，『大風之所扇動』，蓋不知『林』當作『陵』，而誤以『畏佳』爲大風扇動之聲也。下文『大木百圍之竅穴』，卽承接此句；惟有畏佳之山陵，而後有百圍大木耳。六韜絕糧第三十九，『依山陵險阻，水泉林木而爲之固』，通典五十七引作『山陵』，是亦『陵』之誤爲『林』也。」

馬敘倫曰：「『佳』爲『崔』或『隄』之省。說文曰，『崔，大高也』，『隄，隄隄，高也』，『畏』，『嵬』一字。」

「鬼」一字，詳說文六書疏證。說文曰，「鬼，山石崔嵬，高而不平也。一此言『畏佳』，一義重不平。」

錫昌按：「畏佳」即玉篇廣韻「畏崔」之省。「畏崔」亦可倒作「崔畏」其讀並與「崔嵬」「隤隤」「嶮嶮」「屢屢」「巖義」同也。

大木百圍之竅穴

錫昌按：此猶言百圍大木之竅穴也。

似鼻，似口，似耳

錫昌按：此言大木之竅穴，有兩孔並列如鼻者，有圓孔橫生如口者，有旋孔斜垂如耳者。以上像人。

似枅，似圈，似臼

奚侗曰：「說文，「枅，屋構榑也。」段玉裁曰，「有枅，有曲枅。枅者，倉頡篇云，「柱上方木也。」曲枅者，廣雅云，「曲枅謂之櫨。」薛綜西京賦注云，「櫨，柱上曲木兩頭受榑者。」釋名，「櫨，櫨也，其體上曲櫨拳然也。」此以喻大木之竅穴，自指曲枅而言。」

錫昌按：此言有灣孔如柱上曲木者，有圓孔如屈木杯圈（即孟子告子上之「枵櫨」，猶今碗器之類）者，有

內小外大之孔如春曰，以上像物。

似注者，似污者；

馬敘倫曰：『說文曰，「注，深池也；」「污，穢也；」一曰小池爲污。』小池爲污者，字當作「汚」。『說文曰，「汚，濁水不流池也。」「蟲」字依玄應一切經音義補。此與「注」連文，當是借「污」爲「汚」也。』

錫昌按：濁水不流池當爲淺池，與上深池爲對。此言有深孔如深池者，有淺孔如淺池者。以上象池。

錫昌按：自「似鼻」至此，凡計八種，皆喻辯士心竅之異有如此也。

激者，謫者，叱者，吸者，叫者，譟者，突者，咬者；

奚侗曰：「激」借作「噉」。『說文，「噉，吼也。」「謫」與「號」同。『說文，「號，噉也。』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「古之聖人，謫而效天地謂之號，鳴而施命謂之名。名之爲言，鳴與命也。號之爲言，謫而效也。」「謫」「號」疊韻爲訓，義自相同。」「叱，叱咄聲。」「吸，噓吸聲。」「叫，呼也。」「譟，哭聲。釋文引司馬說是也。」「突」當是「笑」字之誤，謂憐笑聲。」「笑」或者作「笑」，「笑」「笑」形相近也。」「咬」借作「嚙」。『廣韻，「雞鳴嚙嚙，」今詩鄭風作「膠膠」。』毛傳，「膠膠，猶啾啾也。」「周南，「其鳴啾啾。』毛傳，「啾啾和聲之遠聞也。」「文選稽叔夜贈秀才入軍詩，「咬咬黃鳥。』注引古歌曰，「黃鳥鳴相追，咬咬弄好音，」是卽借「咬」爲「嚙」也。」「咬者」謂聲

之和與「笑者」之義相類。獨「激」之與「諄」，「叱」之與「吸」，「叫」之與「諶」，皆以義相近者爲類，又皆借人所發之聲以喻風也。司馬訓「笑」爲「深」，「失之」。

錫昌按：此喻辯士辯論之異，蓋辯士有八種之心竅，故有八種之辯論也。

前者唱于，而隨者唱喁；冷風則小和，飄風則大和；

錫昌按：釋文，「冷音零」，是陸韻「冷」爲「零」。說文，「零，徐雨也。」段注，「引申之義爲零星，爲凋零。」零星，凋零，皆微小之義也。此謂前竅唱「于」聲，後竅卽唱「喁」聲以和之；故小風則前後竅小和，飄風則前後竅大和也。此喻同派之辯士自己唱和，樂此不疲；有人唱於前，卽有人和於後；小唱則小和，大唱則大和；天下所謂「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，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……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，終身無窮」也。

厲風濟，則衆竅爲虛，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？」

馬敘倫曰：「『濟』借爲『霽』。」說文曰：「霽，雨止也。」

錫昌按：黎本涵本及宋沈作喆寓簡「刀刀」均作「刁刁」。查說文不收「刁」字，玉篇以爲俗字，是也。郭注，「濟，止也。烈風作，則衆竅實；及其止，則衆竅虛。」是郭讀「厲」爲「烈」。此謂烈風一止，則衆竅空寂；然風勢

初息，而樹梢調調刀刀，仍在搖動作態焉。此喻辯士驟然止辯，則衆論寂然，天地爲靜也。

子游曰：『地籟則衆竅是己，人籟則比竹是己，敢問天籟。』

錫昌按：此謂地籟有如衆竅所發之聲是己，人籟比之竹孔所吹之音是己，敢問何謂天籟也。

子綦曰：『夫吹萬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，咸其自取，怒者其誰邪？』

錫昌按：此解天籟也。廣雅釋詁三，『己，成也。』『怒者』即努力爲此不同者，係指一種自然之潛力而言；秋水所謂『今予動吾天機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』是也。此言衆竅吹聲，萬有不同，而使其自成此種萬殊也，又皆衆竅自取，然則努力爲此不同者，誰邪？莊子此文，妙在不將天籟即『自然』一語說出，以此非常人所能領悟，故作問語，欲使讀者玩索自得之也。子綦語止此，以下爲莊子語。

大知閑閑，小知間間。

錫昌按：黎本二『知』並作『智』。釋文，『知音智』是陸讀『知』爲『智』，言辯士所藏智識也。簡文云，『閑閑，廣博之貌。』陸云，『間間，有所間別也。』此謂辯士藏智待辯之異。

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。

錫昌按：『炎炎』蓋多言不休之貌，天下所謂『說而不休，多而無已』是也。李頤云：『詹詹，小辯之貌。』此謂辯士言語外發之異。

其寐也魂交，其覺也形開。

錫昌按：『魂交』蓋即精神交錯紛亂之誼，下文所謂『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』是也。『形開』蓋其意識常在過度緊張之誼，下文所謂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』是也。此辯士寤寐之異。

與接爲構，日以心鬪，縵者，密者。

馬敘倫曰：『「構」借爲「葺」。』說文曰：『葺，交積材也。』

錫昌按：段注，『高注淮南曰：「構，架也；材木相乘架也。」』是『葺』乃架木建造之誼。惟架木建造，必鉤心鬪角，故莊子用『構』字，以狀心鬪之烈也。『縵』借爲『慢』。說文：『慢，惰也。』此引申爲遲緩之誼。列禦寇：『有堅而縵。』成疏：『縵，緩也。』誼與此同。司馬云：『密，深也。』縵者是思慮遲慢者，密者思慮深入者，密者思

慮謹密者。此謂辯士一與外界事物接觸，卽苦心構思，日以心關，以冀有所發現，而爲辯論之資。天下所謂「判天地之美，析萬物之理」是也。此等人思慮有遲慢者，有深入者，有謹密者。此謂辯士思考事物之異。

小恐惴惴，大恐縵縵。

錫昌按：此言辯士惟恐不能勝人，故雖在平時，亦懷惶慮；有小恐之人，其懼惴惴者；有大恐之人，其懼縵縵者。此謂辯士恐懼之異。

其發若機括，其司是非之謂也；其留如詛盟，其守勝之謂也。

錫昌按：發謂辯言之發，留謂辯言之留。言辯士有驟然發言，敏若機括者，以其欲主是非而爲必勝之爭也；又有留而不發，默若詛盟者，以其正在守候必勝之隙，而後動也。此謂辯士語默之異。

其殺如秋冬，以言其日消也。

馬敘倫曰：「殺」借爲「衰」，同齒音也。儀禮士冠禮篇，「德之殺也」注，殺猶衰也。「易」，「神武不殺」，虞翻本「殺」作「衰」，並其例證。說文曰，「衰，減也。」後隨文義別之。

錫昌按：黎本『如』作『若』。此謂辯士常在緊張過度，故其精神衰殺日消，有如秋冬景物之凋謝不已也。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。

錫昌按：經傳釋詞，『之猶於也』。上『之』當作是訓。『所爲』指所爲辯論而言。此謂辯士沉溺於辯論之事，一往深入，無可再使覺悟回頭也。

其厭也如緘，以言其老洫也。

章炳麟曰：『洫』借爲『恤』。說文曰：『恤，靜也。』

錫昌按：黎本無下『其』字。『厭』借作『厭』。說文：『厭，安也。』又云：『緘，所以束匱也。』史記五帝本紀，『惟刑之靜哉。』索隱：『古文作「恤哉」。』『恤』、『洫』均『恤』之假，靜也。此謂辯士安心之極，有如緊縛於匱之緘繩，固定不動，則可斷其已入晚年老靜之境矣。

近死之心，莫使復陽也。

錫昌按：黎本無『也』字。此言辯士至此時期，其心可謂已近死地，無可使彼重反生道也。

喜怒哀樂慮嘆變愁，姚佚啓態；

錫昌按：世本「愁」作「熱」，黎本「姚」作「姑」，均誤。說文「愁，慉也」，「慉」即「怖」字。「姚」借爲「佻」，說文云「佻也」。佻者薄也，輕薄也。說文「佚，忽也」。此謂辯士一生心情轉變無窮；有時喜歡，有時憤怒，有時悲哀，有時快樂；有時思慮未來，有時嗟歎已往，有時恍惚變不測，有時內含恐怖，有時輕佻浮躁，有時舉止疏忽，有時醜態畢露，有時裝模作樣，略而言之，有比十二種也。

錫昌按：自上「大知閑閑」至此，言各派辯士各種心境活動之狀態，猶衆駁怒呵萬有不同也。

樂出虛，蒸成菌；

馬敘倫曰：「蒸」借爲「烝」。說文曰：「烝，火氣上行也。」

錫昌按：此言樂音出於虛空，蒸氣結成朝菌，皆不過一種自然之作用耳。郭注所謂「物各自然，不知所以然而然，則形雖彌異，自然彌同也。」

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。

錫昌按「所萌」即自然之所萌。此言以上二種自然現象，日夜迭顯於吾人之前，而竟莫知其所以發生之故也。

已乎，已乎！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乎？

錫昌按「已乎」與逍遙遊「休乎」誼同，猶今語所謂「罷了」也。「此」即上文之「所萌」，指自然而言。此言辯士苟旦暮悟得此種自然之道，其或可以自「近死」之境，漸至「復陽」而得生路也。惜乎，彼等相辯終身，一往不反，於事實上竟不能覺悟絲毫，故莊子作疑問口氣，以明其所望之終屬虛幻也。

非彼無我，非我無所取，是亦近矣，而不知其所爲使。

錫昌按「彼」即上文之「此」，亦即「自然」也。「取」資也。易繫辭下傳，「遠近相取」注，「相取，猶相資也」，是其例證。「其」爲「彼」之代名詞。經傳釋詞，「爲猶以也」。駢拇，故「天下誘然皆生，而不知其所以生」，與此詞例相同，可證「所爲」即「所以」。此言無自然，便無我；無我，則自然亦無所資。換言之，人類者，自然所產生物之一，故無自然，便無人類；然自然亦借人類而顯其作用，無人類，則自然亦無所附麗。故自然爲物，可謂淺近之至，特人莫知自然所以使物者如何耳。

若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朕。

錫昌按：李云，「朕，兆也。」「朕」借爲「朕」，應帝王，「而遊無朕。」崔云，「兆也。」二字正同，可證。此言自然之中，若有一個真宰主使一切，特人索之，則又不得其兆耳。

可行己信，而不見其形，有情而無形。

錫昌按：此總言自然或道也。大宗師，「夫道有情有信，無爲無形，可傳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見。」誼與此近。老子二十一章，「道之爲物……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」莊子此文，實源於此。大學，「無情者不得盡其辭。」注，「情猶實也。」是莊子之「情」，卽老子之「精」，皆指道之真實不虛而言。王弼注，「信，信驗也。」謂道可驗之萬物而不爽也。「不見其形」與「無形」同，皆言道無象之誼。老子十四章所謂「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」，在宥所謂「至道之精，窈窈冥冥；至道之極，昏昏默默」，知北遊所謂「終日視之而不見，聽之而不聞，搏之而不得也。」據上之例，可知老莊文中「情」「精」「真」「信」四字，文異誼近，皆言自然真實而有信驗也。惟「信」與「情」，言自然之用，「不見其形」與「無形」，言自然之體，此則不可不辨也。「可行己信而不見其形」，言自然可行己之信驗而不見其形體也，「有情而無形」，